

H 如歌行板 邓群晔

平塘月·故乡圆



画家吴冠作品《怀乡》。资料图

风掠檐角的黄昏，雨叩窗棂的深夜，被先祖轻拥过的平塘，总漫过记忆的堤岸——我的故乡，是梦里都要踮脚张望的地方。村南老榕如巨伞，浓荫铺展一亩余，守着邓氏子孙繁衍的故事，枝蔓间藏着“枝繁叶茂、代代俊秀”的祈愿；村东邓氏祠堂，青砖黛瓦浸着古朴，飞檐翘角透着庄重，琅琅书声曾漫过岁月，是族人祭祀与文脉的根。

祠堂前近百亩碧水，藏着岁月过往，也映着晨昏清朗。曾几何时，平塘族人日子满是艰难：人丁渐旺，一分地、一亩田要养数张嘴；旱季里，族人得跑几十里排队取水，桶中水先供饮用洗脸，再顾禾苗；求医问药，需沿崎岖小道跋涉至镇医院，小病硬扛、大病犯愁是常态。落后如薄雾，轻笼这片土地，也压在族人心头。

可邓氏子孙骨头里藏着不服输的劲，更揣着与祖国同频的热肠。从土改时丈量土地的算盘声，到联产承包后田埂上的秧苗；从改革开放初村口的第一根灯杆与自来水铺设，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春风，平塘族人的脚步始终踩着时代鼓点。缺水，便跟着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号召，合力修渠打井，男人们赤膊劳作，女人们提篮送瓜粮，引活水至田边、家门口；地少，便响应“科学种田”倡导，改良土壤、整坡为梯，塘边坡埂栽果树，让每寸土地都长出希望；缺医，便借着“赤脚医生”春风，请人讲卫生、教防疫，村委会辟出诊疗室，再小的病痛也有人管。拆陋房、修巷道，跟着“建设新农村”口号拾掇家园，“和邻睦里”“勤俭持家”的字幅贴在墙上，也刻进心里。

一锤一凿间，局促与落后终成过往。如今的平塘，巷道整洁、新房错落，塘边有观景道与栏杆，榕树下设休憩石凳；水泥道通至镇医院，病痛不愁；孩子们在宽敞优美的镇中心学校课堂读书，琅琅声比当年祠堂里的更清亮。平塘成了定安县龙河镇远近闻名的文明村，这蜕变里，有政策的阳光，更有族人攥紧拳头跟党走的笃定——祖国强，则乡村兴，平塘的每一寸变化，都是时代浪潮里闪光的浪花。

小鱼跃出水面，溅起儿时欢闹；清风拂过塘面，漾开母亲唤归的声浪。山水低语、草木有魂，翠鸟掠水带起的清润，熨帖着心肺最深处的安宁。祠堂读书声、榕树笑语、塘水清响，是童年绵长的背景音，也是家族文脉流转的注脚。

邓氏先祖踏遍千山寻至此，定是被这份钟灵毓秀打动。茅房陋室成华堂，家园牵枝成村落，祠堂在烟火中愈发厚重，老榕在岁月里愈发苍劲。推开斑驳木门，檀香与岁月气息漫来，神龛上先

祖牌位前烛火不熄，映着“孝德传家”匾额，每道木纹都藏着家族根系。这里是祭祀圣地，清明扫墓归来的族人跪拜，年节香火缭绕着敬畏；更是文化核心，长老宣讲祖训，乡邻聚首议事，旧桌椅搭起的学堂里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的调子混着蝉鸣与塘风，落进每个邓氏孩童心里。

夏日午后，老榕浓荫聚满清凉。村民扛锄归来，坐进荫里摇蒲扇，汗珠子被穿堂风卷走。邓家大伯讲生产队趣闻，族兄姊算收成与来年希望，孩子们绕树追逐，蝉鸣与蛙声连成一片。祖辈说，塘风裹稻禾香，塘水淌岁月软，榕树根扎家族魂，祠堂青砖藏着后辈成龙的期许——这方寸启蒙，为一代代邓氏子弟铺就前路。

当年祠堂里的朗读者，早已如榕树枝丫伸向远方。平塘邓氏子孙不负期许，考取功名者众，博士、硕士、学士带着荣光走向世界，散在政、商、科研、教育等各界，用学识与担当为家国添砖。从平塘水土长出的韧劲，从祠堂文脉汲取的赤诚，从未因离乡而淡去。

离乡路越长，水塘、榕树、祠堂在心头越亮。能照见塘边晨雾裹着村庄酣睡，我曾踩露穿雾，看祠堂木门在晨光中推开，榕叶滚着露珠；能数清塘中月影被晚风揉碎又拼圆，当年趴在祠堂门槛看长辈理族谱的少年，早把“孝德传家”刻进心底；能触到塘埂泥土的软，混着青草鲜、泥土腥，还有祠堂的墨香与檀香，勾着游子往家的方向走。如今，父母双亲已仙逝，家乡成了故乡，而故乡的荣光，正顺着子孙足迹在更广阔天地生长。

于我而言，平塘的好从不是传说的神奇：是母亲塘边捣衣的木槌声，敲在时光鼓上；是父亲风中的絮语，曾是最安心的歌谣；是祠堂戒尺与读书声，祭祀时族人齐诵的家训，激起一代代人对根脉的坚守。塘水洗去过往尘埃，洗不掉眉间乡愁；榕树撑过夏日清凉，见证家族兴旺；祠堂书香与檀香，浸润懵懂年华，托举后辈远方。

如今身在异乡，我虽经刻苦钻研获牛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与研修经历，但这一切都与平塘水如乳汁般的滋养息息相关。每一次回望，都望见平塘碧波流淌，榕树枝叶葱茏，祠堂青砖古朴。它们映着故乡模样，盛着我永不褪色的思念——那方水土的平安与暖，榕树下的惬意与繁衍，祠堂沉淀的庄重与文脉，从贫瘠到兴盛的时代印记，从攥拳到挺胸的家国脉搏，以及散在四方为家国奔走的身影，是刻在血脉里的纹，无论走多远，都在心头轻轻荡成一圈圈骄傲与牵挂交织的涟漪。

H 季候物语 惠写明

一片叶子

这片叶子，已经不单单是一片叶子了。

我把它从厚厚的书页里拿出来，对着光看，它成了一件琥珀色的小玩意儿。叶肉早就被时间给抽干了，薄得跟纸一样，半透明，光线能柔和得透过去。叶子的脉络也不再是平面的花纹，而是凸了出来，摸上去很有质感。中间的主脉微微拱着，两边的细密网脉交错，像一张微缩地图。

我得到它，不是在重阳节，而是在一个冬天快过完的懒洋洋的下午。炉火烧得正旺，发出噼啪的声响，空气里飘着一股老书跟墨块混在一起的味道，闻着就让人安心。我当时在翻一本讲古董修复的闲书，里面提到一种叫金缮的手艺，就是用大漆还有金粉，顺着瓷器的裂缝画，把破损的地方搞成一种装饰。这手艺的目的不是藏住裂痕，而是接受它的不完美，用一种很美的方式让它变得更完整，更有

那股子味道。

就在这时，这片叶子不知道从哪本书里滑了出来，轻飘飘的，正好落在我膝盖上。

我把它捡起来，对着窗外灰白的天光。它身上一点裂痕都没有，完整得有点不真实。但我忽然觉得，它这种完整的，干透了的形态，不就是一种更厉害的金缮吗？时间这位手艺最好的匠人，用看不见的手抽干了它的汁液，又用秋霜跟太阳，给它镀上了一层安静的金褐色。这哪是枯萎啊？这分明是一场无声的修复，把一整个季节的精华，都好好地封存在了这片叶子里。

所以我没再把它当成一片死去的叶子，而是看作一件时间亲手制作的艺术品。但“标本”这个词，听起来还是冷冰冰的。它更像一封秋天用自己的身体写下的密信。叶柄是信上的印章，叶脉就是防伪的花纹。它记录的，不是具体的哪年哪月，而是整个秋天的天气：那阵让天空变清澈的风，那几天染红山林的霜，还有夜晚像水一样清冷的月光，一丝一丝，全写进了它的纹路里。

我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塞回书页之间，就像安放一件珍宝。从那以后，我的书房里不光有前人留下的智慧，更有这么一小片凝固的自然史。它跟那些铅字待在一块儿，安安静静的，但好像在说点什么。

每当我感觉脑子被条条框框住的时候，就会把它拿出来，放在灯下。指尖滑过那些微微凸起的脉络，仿佛能感受到风的吹拂和阳光的洒落。它总提醒我，真正的收藏，不是为了显摆什么奇珍异宝，而是在最普通的东西里，看见不寻常的意义。

这片小小的叶子，它的意义，早就超出了某一个节日。它更像是我跟流逝的时间达成的一种和解，是在这个吵闹的世界里，一座只属于我一个人的，安静的纪念碑。

H 写食主义 裴金超

自制一杯奶茶

秋意渐浓，不知为何，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个念头：真想喝杯热乎乎的奶茶啊！大概是被网上那句“秋天不是从落叶开始的，而是从忽然想喝奶茶了”给戳中了？这念头一冒头，便如一条小小的馋虫，轻咬在心头，痒痒的，怎么都赶不走。可转念一想，街上买的奶茶甜得齁嗓子，那股劲儿立刻又泄了下去。唉，最后还是没拗过那条馋虫，打算自己动手做一杯。

顺手点开手机里的视频软件，花花绿绿的画面晃得人眼晕。刷到几个做珍珠奶茶的，可一想到还要费劲揉搓那堆小丸子，头都大了，算了算了，直接划走。寻寻觅觅，眼睛突然被一个“焦糖风味简化版”的标题勾住了。点进去一看，方法倒也简单：茶叶与糖小火炒至焦糖色，加牛奶煮沸后过滤掉茶叶渣，似乎并不复杂，应该难不倒我。

我到厨房找出红茶和白砂糖，再从冰箱取出一盒纯牛奶。锅上灶，小火燃起。我按视频所示，把茶叶与白砂糖一同倒入锅中。初时，糖粒顽固不化，茶叶也干涩地卷曲着；但不久，糖粒渐渐软了、化了，融成了琥珀般的液体，在锅底蔓延开来。茶叶受热，蜷曲的叶身舒展开来，在温热的糖浆里轻轻翻滚，沙沙作响。糖浆由浅黄转深褐，香气却悄然发生着变化——最初是甜味，继而甜中掺出了焦香，焦香里又钻出清幽的茶香，一丝丝，一缕缕，像初春的新芽在热气里试探着生长，香气渐浓，弥散在整个厨房。我屏息凝神，紧握锅铲的右手微微汗湿，左手悬在灶台按钮上，随时准备关火，生怕糖色顷刻烧焦、变苦。

待糖色如视频里一般成了诱人的深褐，我连忙将牛奶缓缓倒入锅中。雪白的牛奶与焦糖相遇刹那，“滋啦”一声，热气腾起，乳白之海霎时被焦糖色晕染开去，如同墨汁入水般翻腾着扩散，白褐交融，旋转着竟化作了柔和的浅棕色——茶奶纠缠，终归平静。

牛奶在锅里渐渐升温，冒起细密的小泡，从边缘悄悄鼓起，继而整个液面都微微颤动起来。奶香与焦糖香、茶香此时已浑然一体，暖而稠厚的气息，温柔地填满了整个厨房。熄火之后，滤网在杯口架成拱桥，棕色的液体如细瀑般倾泻而下，滤网上便积起一座温热的褐色茶渣小山。

我小心翼翼捧起杯子，暖意瞬间由指尖直抵心间。

H 佳节词话 张宏宇

王维的重阳

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这不仅是唐代诗人王维笔下流淌的墨香，更是千百年来，无数游子心中难以言喻的痛楚与温情。重阳之日，天高云淡，本是家人团聚，共赏秋光的好时节，他却只能孤身一人，遥望故土的方向，任由那份思念如潮水般汹涌而来，淹没了所有的喧嚣与繁华。

曾几何时，也是这样的重阳，他与兄弟并肩而行，踏着落叶铺就的小径，欢声笑语中攀登高峰，胸前佩戴着茱萸，祈求家宅安宁。那时的风，似乎都带着甜蜜与温馨，每一缕阳光都洒满了幸福的味道。然而，世事如梦，转眼间，自己已身处异乡，那份曾经的温馨与欢乐，只能化作梦中的泡影，遥不可及。王维的思乡之情，如同这秋日的菊花，虽历经风霜，却依然傲然绽放，不屈不挠。他用自己的笔，将这份深情厚谊化作千古流传的诗句，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，都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共鸣与感动。

乡愁，对于中国人而言，是生命中最深沉的情感，它如同血脉一般，流淌在每一个游子的心间，无论岁月如何更迭，都无法抹去其痕迹。它不在于地域的远近，而在于那份割舍不断的血脉相连，不仅仅是对故土的眷恋，更是对那份纯真年代、亲情友情的无尽怀念。它像一根无形的线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远方的牵引，不管我们身在何处，无论世界多么宽广，总有一个叫作“家”的地方，那里有我们最初的梦想，最真的笑容，和最温暖的怀抱。

王维诗中那份对故人、对往事的思念，犹如喧嚣尘世中为我们保留的一盏清茶，虽清淡却回味悠长。夜深人静时，掩卷沉思，王维笔下的重阳，像一坛酝酿了千年的美酒，初尝时是少年漂泊的苦涩，再品时却能体会到中年的通透与醇厚。他教会我们的，或许不是如何逃避孤独，而是学会与孤独和解，甚至让孤独升华，使之成为我们审美感知的源泉。

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这首重阳诗，今天读来，依然让人吟咏不绝。诗人的思乡情结，穿越了千年的风霜雨雪，依旧鲜活如初，触动每一个游子的心弦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那份对家的渴望与思念，始终如一，历久弥新。在重阳这个特殊的节日里，我们不仅仅是登高望远，更应心怀感恩，思念那些远在家乡的亲人，是他们，给了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，最温暖的港湾。



清代石涛画作《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图》